

乡村生活，眷然归于情

老照片

蔡体竟

曾在黄河流域生活，信寄故乡，写的地名是宁波东乡潘火桥。当年我家在村里“东头”，没有门牌号，邮递员居然能准确无误地送达，真佩服。以位置来说的小地名还有“漕头”，那里的房子靠着塘河，从塘河分支进来的河巷尽头，被称为“漕嘴头”，这样也便于识别。那时乡邻来往热络，一问就知道谁家住在哪儿。

潘火桥村里的小地名很好听，虽然如今那里的老屋早已被拆了，建起了高楼，但我想到的那些名字，仍觉意境很美。像“雨霖屋”，叫人想起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这样的诗句来。还有“花墙门”“老花园”“小花园”，都是与花相连的，让人羡慕乡民对自己家园的营造。像“花墙门”，引人入胜的不仅是那满目的花，更是其中的安宁与炊烟。村居大多连成片，相隔窄窄的一条河或一条石板路，就是另一地名了。我家后门对面叫“楼下门”，听起来，总觉得有居高临下的气势。其他如“七角屋”“十间楼”，似乎是以房屋式样、数量命名的。“十间楼”在蔡氏宗祠旁，儿时好奇，我真的去那里一间一间数过，果然不差。

过去的情景常在眼前。那时从上海回宁波，在新河头坐脚踏船到潘火桥。船行“里河”，只闻水声桨声，间或见岸上草亭里牛车盘水。不知不觉到家了，船靠后门埠头，拎了行李走进狭窄的弄屋，闻到一股柴灶里散发的饭香。推开黑漆墙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细溜溜的乌竹篱笆，廊柱旁屋檐下是熟悉的天水缸。开门进屋，乡亲们望



▲姜村河埠头
◀“和合二仙”墙上壁画
▶老屋门面
(摄于2004年9月)

相帮清扫，互访礼往，其乐融融。在后门埠头洗东西，朝东望，晴空下，只见天封塔身姿挺拔立于城中。

翻看老照片，泡茶慢慢饮，总会有时间停顿甚至倒流之感。潘火桥的老屋，我住过二十余年，拆迁至今也将近二十年了。拆迁前，我叫儿子用照相机将老屋的门面、廊柱、壁画及通向后门埠头的门拍摄下来，留作纪念。照片上的壁画位于后门上方便角，画面是“和合二仙”，虽经七十年风雨侵蚀，色彩还保存得较好，亦可想象造屋之初的美好愿景。阔檐内的廊柱上方有木雕，似是麒麟之首，又像一朵祥云。以前春秋时，我常常坐在廊檐下，喝着茶，守候门前的清风。

再看两张摄于19年前的姜村塘河边的照片。这塘河为前塘河，过去航船来往于宁波城厢和横溪。照片上远处有石桥，如宁波城厢往横溪方向行，见石栏上雕刻的是“姜村桥”，另一面刻的则是“张村

桥”，用宁波话念，音同姓不同。如此标识，可见当时村民彼此和睦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桥畔原有航船埠头，我曾在埠头上下多次。姜村是儿子的外婆家，他小时候，我常常带他坐在河边来来去去的船。沿河的街上，有合作供销社、剃头店、大饼店、制鞋铺、医疗站，一家挨着一家。在那街上走走逛逛，遇到熟悉的乡邻，点点头，说说话，感觉乡村生活是有温度的。后来，客运的航船停了，河道当然也冷清了些，但昔日航船停靠点的很多地名我还记得，如云龙碇、三桥、半路庵这些，似乎其中颇有故事性。

我当时让儿子将经过姜村的河道留个影，近二十年过去了，现在看看，真可谓“在时间的河流上”。

“晚雨初收旋作晴，买舟访旧海边城。高帆斜挂夕阳色，急橹不闻人语声。掠水翻翻沙鹭过，供厨片片雪鳞明。山川不与俱老，更几东来了此生？”这是宋代

陆游的《游鄞》诗，山明水秀之境总让人流连忘返。记得十几年前的初秋，我与妻去东钱湖，公交车至终点站，旁有一村叫象坎。走在有点坡度的村道上，耳根一点点静下来了，听得农户家里鸡的“咯咯”声，显得村子愈静。来到村中名为“如归”的石亭里坐了一会儿，心中掠过袁中郎、张陶庵写的那些文字。在村中小巷走走，忽而传来窸窣的树叶声，静气弥漫。走近溪坑边，见三二人在洗衣。敲开门的院子里，老人闲坐逗着小

说。说来有缘，我两个孙女的外婆家就在象坎，如今她们在上海也常常眷念着故乡。最近儿子拍了两张照片传到手机上，村子还是那么宁静、整洁。村后的溪坑水流清澈见底，四周绿意盎然，似有人声水声轻轻入耳。

(本文作者供图)

明月共夕凉

慢时光

张晓红

盛夏酷暑的天气里，早早地吃好夜饭，在门口乘风凉是很开心的事。

明月映空，如水的青光恬淡地流向大地。田野、河流、树林，都披上了一层薄雾般的轻纱，斑驳迷离，朦朦胧胧。

在东南方向的天空中，那柳永词中“长天净，绛河清浅，皓月婵娟”的绛河，以及牵牛织女星清晰可见。

屋宇四周，水田环绕，清澈如镜的小河、小池塘镶嵌其间。稻子已扬花孕穗，绽放清香；各种菜蔬和袅娜摇曳的小花小草散发着缕缕幽香；而水稻田里青蛙的呱呱欢叫，和一些不知名的虫儿的浅吟低唱，与田沟水渠淙淙的流水声，又合成了一支悦耳动听的小夜曲。

每家门口的道路上，早已用冰凉的井水浇了个透。几个上年纪的阿舅阿婆已芭蕉扇轻摇，坐在竹椅上聊天。

忽然，有眼尖的小孩先高声叫了起来：哇！萤火虫……一只、两只、许多只。这儿，槐树花丛中；那儿，丝瓜架上面。倏忽间，连成了一片片。娇纤玲珑的小精灵们，游飞着，漂浮着，一明一灭，似一盏盏数不清的绿幽幽的小灯笼，点缀着暗蓝深邃的夜空；又似精灵闪烁，在稻叶中、瓜藤上、花枝间穿梭来回，翩跹起舞。

萤火虫双双对对，依依恋恋，鲜活灵动，悄无声息，交织出江南水乡独特静美的夏夜图景。

我们兴奋地拍着手，高声唱起来：“萤火虫，夜夜来，一夜勿来几时来？陈家门口搭搭台……”这儿歌刚落，那厢竹园里一群小孩又唱起了另一首萤火虫的儿歌：“没有金，没有银，只有屁股亮晶晶……”脆亮的童声萦绕夜空，流光静默。

也有小孩三两伴，来到阡陌田间、树丛池边。没有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优雅，拿着芭蕉扇，或一条树枝，两手紧握，一挥一拍，就把正在飞舞的萤火虫拍落在地，捉进透明的玻璃瓶里，当手电筒玩。但当晚上小孩们入睡后，它们又会被大人们放生到稻叶上去。

小舅家门口，搭起了“空中大舞台”，小舅犹如主持人一般在报节目：“下面请阿萍领唱、小朋友

们一起合唱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》……”阿萍脆亮舒缓的歌声响起：“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……”后面那段，我们这些小女孩，在各自的家门口，跟着合唱。

幽蓝深邃的天幕上，月儿在絮絮云花中穿行，星星也在调皮地眨着眼睛。歌声刚毕，响亮的掌声从四周传来：“唱得好啊！再来一个！”乘凉的大人们拍手鼓励我们继续唱。

“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……”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……”我们高声唱着一首首刚在学校学会的歌，这边一起头，四周的小伙伴马上跟了进来。隔着田垄田畦，夏夜的清风，把歌声传得很远、很远。

小舅又报节目：“下面请东头屋阿婆为我们来一段走书。大家欢迎！”东头屋阿婆，又会唱歌又会讲故事，待我们小孩又最好。我们合着拍子齐声欢呼：“阿婆，来一个！阿婆，来一个！”

高亢浑厚又略带沙音的缓慢的走书曲调响起：“天上银河星牙连格星……”一曲唱罢，掌声经久不息。大人们平时也很喜欢听阿婆唱歌，这会儿，他们带头喊起来：“马灯小调来一个！马灯小调来一个！”阿婆就唱起了欢快的马灯小调：“哎个隆冬哟……”竟有好几个大人跟着阿婆一起唱。拍手声、叫嚷声，在夜空中回荡。

月儿西斜，银河两岸的牵牛织女女星也愈加明亮。在大人的催促声中，我们依依不舍地回房睡觉，心里却在盼着第二天的“乘风凉”能快快来到。

解暑话西瓜

回味

子君文/撰

一只熟得恰到好处的西瓜，刀锋过处，“啪”的一声自然开裂，汁液飞溅，饱满鲜亮的瓜瓤尽情勾勒出夏日的奔放热烈。

遇此等好瓜，心头总会生出一惊一喜。更好的，是沙瓤西瓜，瓜子黑漆老到，瓜瓤鲜红欲滴，沙沙绵绵，甘甜如蜜，若能再沾染点冰凉爽气，自然更好。诚如汪曾祺在《夏天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，下午剖食，一刀下去，咔嚓有声，凉气四溢，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

追溯西瓜的历史，它是在五代时期从中亚传到新疆的，再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腹地。五代的胡峤在《陷虏记》中写道：“……遂入平川，多草木，始食西瓜……大如中国冬瓜而味甘。”后世记载，绍兴十三年（1143年），南宋礼部尚书洪皓从金国带回了瓜种，西瓜由此普及。

炎炎夏日，古往今来的人儿，谁又能拒绝得了这一口汁水丰盈、甜蜜解暑的人间极品呢？

身兼美食家的大文豪东坡先生午睡醒来，最喜斜靠睡榻，一边看《左传》，一边啃西瓜。吃完后便随手把瓜皮一扔，而后提笔挥毫就对联一副：“坐南朝北吃西瓜，皮向东甩；思前想后观左传，书往右翻。”气吞山河的爱国诗人文天祥，在忧国忧民之余也曾为西瓜写了一首诗：“拔出金佩刀，斫破碧玉瓶。千点红樱桃，一团黄水晶……”还有明末清初的金圣叹，将人生快事归纳为三十三件，其中就有吃西瓜：“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，切绿沉西瓜。岂不快哉！”

瞧这吃瓜的气势，虽然各有各的姿态，却都霸气冲天，像位画大师挥毫泼墨。火辣辣的夏天，就这么酣畅淋漓地开了场。

小时候偷偷溜去稻田里玩，常看到有农人干活累了，就到自家瓜田里摸个西瓜，“砰”一拳头捶开，红艳艳的瓜瓤外露。挖一块入口，丰盈的汁水顺着农人的嘴角，“咕咕咕”流下，滴落在被汗水浸透的衣襟上，也滴落在脚下的土地里。想着在这炎热的夏日里，劳作之余能美美地吃上几口西瓜解暑气，小憩一会儿，对他来说定是极其幸福的事。

乡愁

愤怒的石头

寒石/文 杨忠华/摄

石头也是有表情的。生活中习见的石头，或被切割得横平竖直，或被雕琢得柔媚细滑，像一个女人涂抹了过厚脂粉，掩盖了岁月痕迹，也把自己的真实表情淹没了。

去花岙岛，不为看花，只为看那些据说像花儿一样绽放的石头。从城里出发，走高速，过跨海大桥，要两个多小时车程。远远望见一孤拔石峰兀立，似一坐禅老者，显得宁静、安详；趋近了，仿佛一尊昂扬啼鸣的雄鸡；待至跟前，方知那峰是海湾里一岛之巔，且正是此行目的地花岙岛，与陆地仅隔了窄窄海湾。

渡船离开码头，呈弧形向那岛、那峰迂回靠近。

船窗外兀立的青褐石峰，不见了初时的亲善，别添一份沉重与高深莫测。那石峰，当地人有叫大佛山、佛头山，也有叫大鼻山、鸡公山的，反正皆是以貌取名，穿凿附会，不同人的审美与想象决定了这座峰的名字。其实石峰原本就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不同人、不同方位、不同视角获得的审美各不相同。听导游如此一说，大家齐齐扭向窗外，发现那石峰已摇身幻为母子、情侣……

花岙岛位于象山半岛三门湾口东侧，为高塘岛一离岛，是远



像花儿一样绽放的石头

石林，据说放眼世界仅有三处，而又以眼前此处最为独特、神奇，属于世界三大火山岩原生地貌之一。

C形豁口远端，游离着一大一小两个岬角，大者约半个球场，小的仅几级桌面大小，同样由一根根并立的石柱拼合而成。远远望去，海水和浪花把岬顶上的沙砾与沉积物冲刷净光，不见草皮树影，只有一根根错落的石柱断面形成的方块、三角或多边的几何图形，高者如石笋兀立，矮的委身在海湾里，沉浮隐现。不难看出，整个花岙岛其实就是从无数这样的石柱拼合而成的。冲蚀、阳光风雨天荒地老的冲刷，在海岛东南面掏出一个巨大豁口——一个陡峭的C形截面。跟常见的悬崖峭壁不同，崖壁是由一根根密集的、形态各异的巨型条状石柱无序拼排而成，像一根根楔子，或巍然挺拔，或斜倚飘逸，似被某种神秘力量一一楔入大海中。它们撑起的这片崖壁

石壁下面有悬廊。走上悬廊，可以让人更贴近这些壁立的石林，一探它们沧桑的肌肤与纹理。退潮时，还可以绕到C形豁口远端石壁下的青石滩上，进而爬上那两个岬角。岬角原本就与岛一体，只是潮水把它们暂时隔离开了。

面对石林子，忽然觉得称它们为林子或者花朵是多么不确切。从平面看，它们是无数条柱状石拼砌的墙，墙缝里的充塞物被海浪和风雨掏空了，显得幽深、险恶，让人不禁对一条条或纤弱或粗壮的石柱捏把汗，担心它们什么时候经不起海浪和风雨上下其手的掏挖而轰然垮塌。从时空角度看，掏挖与垮塌事件随时都会发生。一个个深不可测的海蚀洞窟，顶上就是一根根拼立的悬空石柱，海浪冲击的回响和产生的雾岚不时从洞穴内逸荡出来，冲击着人们的神经。有的石柱斜倚在石壁上，下半截悬空，似随时都会滑溜下来；有的又异常顽强，细细一溜，任凭潮流百

般摧残戏弄，就是屹立不倒。但是，垮塌是常态，不垮塌是非常态。面对亘古的时光，所有的坚强都是暂时的。花谢了还会再开，林子散了大地还在，经过时光轮回，或许会有另一片林子新生、成长。它们呢？悬廊下面永远是咆哮的海浪和遍地的砾石滩。

这些林立、错杂的石柱、石罅啊！世上火山喷发遗迹那么多，留存的火山岩也足够多，没有一处比这里撕裂得更深刻、更透彻、更离奇，无论用花朵还是林子命名都牵强，或许用愤怒形容更好——那是一些因为愤怒而绽放的“花朵”！

后来我们又去拜谒了古兵寨遗址。300多年前，抗清英雄张苍水曾在这里度过人生最后一段晦暗时光。

张苍水，名煌言，字玄著，三个多世纪前，以一介书生文弱之躯扛起义军大旗，联郑（郑成功）抗清，曾三人长江，攻打南京未果，九死一生。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六月，见复明无望，才在今象山南田岛解散义军，带几个贴身兵士在一离海孤岛隐居，垒石为垣，覆石为屋。这个岛就是花岙岛。后由于叛徒出卖被清兵捕获，押解到杭州后英勇就义。

英雄走了，那些曾经温暖过义士的兵寨石屋在历经万余个日子的风雨洗礼之后，已零落成一个个乱石阵营，以滩、堆、垛和残垣、断壁的形式存在着。石头是岛上最不缺的“土著”，遍地皆是。那片练兵场还在，那口滋润英雄的一个个暗道出口，像一张张嘴巴，数百年来一直无声地诉说着什么。

它们在诉说着什么呢？是憋屈抑或愤怒？



千姿百态的石头